

被别人记住的幸福

□吴建

记得每次回乡下老家，都要经过旧时的乡电影院。如今电影院早已人去楼空，但那高高的石板台阶依旧，那时候的一位放映员还在，只是他已经成为满头银发的老人了。有一天我路过时看到他在路边散步，我下车和他搭讪，没想到他居然还认识我，甚至还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。他说我经常去看电影，最喜欢坐在他的放映机旁边，看电影时老是向他问这问那。在和老人的谈话中，我仿佛又回到了那纯真的少年时代，往昔岁月中的那份温馨的感觉，瞬间填满了胸膛。

去年暑假中的一天，我去北京旅游。在南通汽车站候车室，我听到有人在叫：“吴老师。”我循声望去，没有找到熟悉的面孔，不过我注意到坐在斜对面的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正深情地注视着我，我想就是她，可我实在想不起这位昔日学生的名字，又不好意思问她姓甚名谁，于

是向她笑了笑。她走近我，坐到我身边，问我去哪里，我说去北京，她微笑着告诉我，她也去北京，在一家公司打工。而后她回忆起我十几年前给他们上课时快乐无比的情景，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场景。这些在我的头脑中早已灰飞烟灭的事，学生还记忆犹新，我蓦然感到一种无言的幸福，一种莫名的快乐，我的眼前一亮，灵感油然而生：“你叫张亚云，你妈妈是做服装的。”这时的张亚云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，激动地说：“好多年了，想不到吴老师你还能叫出我的名字。”喜悦之情洋溢在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脸上。

不久前去一家报社领奖，在总编办没遇到发奖的同志，办公室的人告知那人要晚一会儿来，让我等等。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，见门外进来一人，径直走到办公室一隅，与别人私语，没有注意到我在这里。“这不是我高中的一

个同学吗？”我一下子认出她，叫了她一声。她循声回过头来，见是我，惊讶地说：“是你呀，这些年不见，你居然还能叫得出我的名字，我真是老感动的噢！”她动情地说着，脸上泛着红晕，那种被别人记住的幸福溢于言表。

茫茫人海，滚滚红尘，回眸四望，被人记住是一道绝美的风景。一个人在万千人之中，于多少年以后，依然能准确无误地喊出某个人的名字，这是多么让人感慨，让人感觉到幸福的事情。记得海伦·凯勒说过：“世界上最好的和最美的东西是看不到也摸不到的，它们只能用心灵感受到。”让你记忆的种子开出缤纷的花，飘散迷人的芬芳，那是感情在历经岁月尘封之后，打造出的人生佳酿。我真愿意自己平淡的生活中能多一些这样的意外惊喜，我也愿意把这种幸福，送给别人，让彼此都在心底留住一份美好的记忆。

心是快乐的根

□刘亚华

我19岁那年，父亲因为生意失败整日借酒浇愁，母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疼得呻吟不已，我也因为初恋的失败一蹶不振，我的家庭，陷入了最惨的境地。在父母流露的失落、难过与厌世的心理影响下，我一天比一天消沉，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。

就在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，我服了20多粒安眠药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我的脑海里，是解脱之后的自由与欢欣。我不知睡了多久，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，父母守在床边，喜极而泣。但最终，他们连一句埋怨也没有说。也就在那时，父母的注意力，全转移到我身上，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饮食起居，陪我聊天、说话，还耐心地开导我，父亲像换了一个人，再也不在我面前抱怨生活了，母亲用坚强隐忍着病痛的折磨，装作一副快乐幸福的样子。

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下，我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，但心灵的创伤，却像一道裂开的口子，不时地往外滴血。

那天，邻床换了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，了解得知，他父母在他一岁时就车祸双亡，年幼的他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，如今，一种莫名其妙的病纠缠住他的身体，生活的艰难与不

幸可想而知。可他，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，没事时就捧出一本书如饥似渴地读，和生活在蜜罐里的孩子没有两样。

一天，我好奇地问他：“你那么不幸，为什么还这么快乐？”他笑了笑，回答我：“看到一本书上说，上帝是个顽皮的孩子，因为喜欢你，所以就狠狠地咬了你一口。我是不幸的，也是幸运的。这是老天故意要考验我，我哪能被他打倒呢？我得努力活出快乐与幸福给他看。对了，教你一招，当感到不幸时，要学会为心灵解套，因为心是快乐的根，在苦难面前，有人会把它作为生活的调料，永不低头；而有人会把它作为生活的毒药，走不过去。”他似乎是在对自己说话，还紧紧地握了一下拳头，像给自己加油似的。

他的回答，让我自惭形秽羞红了脸。比之他的不幸，我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至少，我还有双亲，我还有健康的身体，感情的挫折那仅仅是人生路上必须的经历，想想父母为我的付出，我更加心存歉疚，决定好好生活。

心是快乐的根。心宽了，路也就宽了。只要放宽心，积极乐观的你很快就会打开幸福和成功之门，走向人生绝美的风景。

我爱做“红娘”

□佟雨航

我爱做“红娘”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先天的基因遗传。俺娘是有着40年辉煌履历的金牌红娘。据说，俺娘当年怀我时，还在为一对良人的姻缘东奔西走。其二，后天的耳濡目染。俺少女时代特喜欢看《西厢记》，被剧中那个为了成全张君瑞与崔莺莺美满姻缘而从中穿针引线、传书递柬、聪明勇敢又足智多谋的小丫鬟红娘迷得五迷三道。当时还是小丫头片子时的俺，便向爸妈表决心、树理想：长大了俺也当红娘！当场把俺爹俺娘雷倒击晕。

不想，俺长大后阴差阳错成了一名温文尔雅的教师，与机智诙谐、伶牙俐齿的红娘相去甚远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为了生活，俺不得不做着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的工作。所幸的是，做红娘与做教师并不冲突。教学之余，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，俺可以不务正业做红娘。戏剧性的是，俺的红娘处女秀竟是给俺自己当了一回红娘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大学毕业后，俺分回小镇教书，小镇里文化人不多，俺又眼眶子高，终身大事就那么一直浑浑噩噩地蹉跎着。一个周日，俺陪俺娘在街上闲逛，遇到了俺家世交周阿姨，周阿姨说正想找俺娘给他家公子做媒呢，转头又对俺说，你们学校有没有合适的窈窕淑女，也帮阿姨留心一下？周阿姨的话飘进耳膜的瞬间，俺有一刹那的飘忽，脑子里不知怎么就冒出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感慨：寻寻觅觅这么多年，却原来俺的另一半就潜伏在俺身边啊！

周阿姨的儿子军校毕业后，在陆军某团做参谋，正是俺心仪的结婚对象，而且俺们从小就青梅竹马，知根知底，上了大学后才各奔东西，见面少了。这可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，机不可失啊。知女莫若母，俺娘一下就看穿了俺的小心思，回到家后便问俺是否要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俺忙摆手：“不用，俺要学那刘巧儿——自己找婆家。”俺特地去影楼拍了玉照，挑出自己最满意的一张，然后装进一个牛皮信封里寄去了部队……最终，俺如愿以偿把自己嫁给了俺的“青梅竹马”。

结婚后，俺对当红娘的兴趣越来越浓，和亲戚、朋友、同事们一起聚会时，总是留心探寻他们身边有没有适龄未婚男女，然后偷偷把他们一一整理记录在笔记本上，竟也成功地促成了几对姻缘。

那条消失的厂路

□施光华

家门口那条我走了40多年的厂路，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慢慢地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是，正在修建中的双向6车道的和平东路。修新路没得说，可老路也不会因此消失，因为它见证的那段历史让我刻骨铭心，而且时间愈久在我的脑海里愈加鲜活。

这一条近4华里的厂路，坐落在合肥市瑶海区老合钢公司厂内。我是1970年进合肥化工厂当工人的，化工厂和合钢是两个相邻的大厂，一墙之隔。那时化工厂只有东、西两个生活区，职工、家属及子女去市内和平路乘公交3路车或其他什么的，有两条路可选择，一是拐个大弯上合裕路（现改为裕溪路），再到和平路；二是抄近一半路从合钢进去直达和平路。由于当时合裕路是沙石路，路况不好，且晚上不通公交车等原因，故化工厂职工、家属及子女大多选择后者。这条厂路附近有两家电影院，更富有吸引力。记得我和我的同伴们，早早晚晚甚至半夜不知看了多少电影。因为和平路煤球厂出售的煤球好

烧，许多职工都拉着小板车从合钢厂路抄近去购买。为了讨师傅欢心多学技术，我也多次利用休息时间加入购买队伍。那个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抓革命，促生产。我们厂多次组织广大职工，沿着这条线路参加省体育场万人大会庆祝活动。1980年夏天合肥地区遭受特大水灾，化工厂两卡车民兵受命参加坝上街破圩抢险堵漏战斗。十万火急的民兵从合钢公司厂路穿插至现场，保障了抢险任务圆满完成。至于平时，化工厂职工家庭在合钢厂路上个人活动，那太习以为常了。故全厂上下与这条路几十年来结下了深厚感情。

岁月流逝，沧海桑田，企业改制，厂已经不是原来的厂了，但路还是那条路，不过由政府接管了。现在打造合肥东部新中心，和平路东扩经合钢公司至郎溪路。今年底，居民们家门口就能乘坐到3路公交车，再也不用绕弯子或徒步去找公交车站了。可那段难忘的岁月，那条消失的厂路，将会永远驻留在人们美好的记忆中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，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，让您至今难忘；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，一直有述说的冲动；或者，会有一件事，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，欢迎赐稿！版面有限，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：1337262914@qq.com有稿费的哟！另外，提醒一下，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，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。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，邮箱同上。